乡情

故乡情思

倪怡方

我的故乡在晋江安海,那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镇。虽然我不是出生在那里,但懂事的时候就常常听到父亲自豪地说起故乡的点点滴滴。

比如老家安海的五里桥,那可是“天下无桥长此桥”。它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横跨南安水头与晋江安海两镇,全长2255米,有362个花岗石交错砌成的桥墩,历经八百多年了,至今坚固依旧。还有水心禅寺(水心亭)、星塔、龙山寺等名胜古迹,尤其是坐落在型厝村的龙山寺,始建于隋朝,已有千年历史,香火旺盛。目前在台湾有400多座龙山寺,每年都有不少台湾信众前来朝圣、拜谒,龙山寺已经成为架构海峡两岸民众联谊的亲情桥梁。

龙山寺有几件珍贵文物,一是一尊用千年古樟雕刻成的千手千眼观音;二是圆通宝殿前用辉绿岩雕成的蟠龙石柱;三是大殿内整板樟木大门扇。上个世纪70年代,我父亲曾带我进寺参观,寺院管理人员破例让我们进入殿内瞻仰千手千眼观音真容。记得我当时还是个中学生,进入殿内,见到菩萨雕像,既感庄严肃穆,又觉神秘莫测,只有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弘一法师上世纪30年代末从漳州过来安海驻锡讲经,留下了《安海法音录》和水心禅院(水心亭)楹联墨宝。民族英雄郑成功,据说在我们老家生活了22年,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足迹。古镇区还有一处石井书院,与泉州书院、小山书院、欧阳书院并称泉州四大书院,系朱熹第三子朱在创建(时任泉州通判),其祖父朱松(南宋绍兴初任石井镇监)、父亲朱熹(后任同安主簿),他们创建的朱子理学对泉州地区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人们称誉“文朱”(朱松、朱熹、朱在祖孙三代)“武郑”(郑成功),就是起源于此。石井书院后来成为安海养正小学,是福建省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我父亲当年曾以养正小学教员的身份参加地下工作。

我们老家的百年老校养正中学,是海内外闻名遐迩的名校之一,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天骄俊子。如今的养正中学新校区,占地面积300多亩,现代化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地让人耳目一新。还有闽南沿海一带闻名的安海医院,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医者仁心,有口皆碑。这里还有民国时期创建的泉州第一条公路泉安公路,有历史悠久的安海码头。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五里桥头樯橹林立,安海港商贾云集,那是一派何等繁荣昌盛的热闹情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的老家日新月异,脱胎换骨。昔日的闻名古镇,如今成为新兴的现代化小城镇,持续享誉海内外。

最值得称道的是我们故乡端午节的两项民俗活动:一是嗦啰唲,亦称“采莲”,已经有800年历史。这一民俗活动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水上掠鸭,据说这项活动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是郑成功训练水师的一项技能竞赛,目前已经被列入泉州非遗名录,还入选了2022年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名单。可惜这么多年来,我都未曾到过现场亲眼见证这两项民俗活动,只是在电视里面看到过,遗憾之极。

牵动我内心情感的,还有那将近50年的浓浓的知青情。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从泉城高中毕业,响应号召到故乡隔壁的内坑果林场上山下乡、劳动锻炼。一起生活了整整四年的,就有老家养正中学毕业的一批学子。我们一起披星戴月,一起汗流浃背,同呼吸共命运,从青涩的少年到如今垂垂老矣,在红土地上摸爬滚打建立起的真挚感情,日久弥坚,更加深了我对故乡的一份眷恋。

而今,云淡风轻、知足常乐的我,时常会梦到故乡的中山路、十八境,还有老家的那座古厝;时常会念叨起故乡的古早味,那些土笋冻、捆蹄、芋圆、肉粽、卤面、桔红糕,尝上一口,美在心头。特别是堂侄女经营了一家面包店,时不时会寄来面包,一打开纸箱,映入眼帘的就是用老家门牌号码做的招牌:大巷七号——勾起了我绵绵不尽的思乡情怀。

归根(国画) 杨新榕画于梧林

诗情

寻仙记(组诗)

张泽雄

八仙山

这儿是供奉白云的地方
那一块块石头
一棵棵树,是不是仙人收起的羽毛
风中的褐须与落英,仍在
模仿仙人术,在山中随处飘飞
灼人的光线,一下子
变得斑驳、柔软;那么多阴凉与草木气息
在栈道上、在我们的身体里
折叠、蜿蜒。湖与阁,并非多此一举
在平坦与陡峭之间
正与一座山
平分春色。桃花已谢,刺桐仍有遗珠
在天空滚动。只有鸟鸣,不惧枯萎和错漏
不怕你姗姗迟来
在速度与激情的角力中
在城市的边缘
须有一处缓慢、停顿
来安放我们的疲惫和内心

八仙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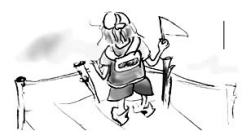
八仙湖不大。一个附庸风雅之人
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个
水坑当泳池。这湖浅水沾了山的仙气
真的名副其实,你看——
湖中垒石上,一溜烟儿的龟,七只八只
还是十几二十只
在观景台上晒太阳、看风景
岸边的人,一阵挥手、嘴里喊着话
它们无动于衷。突然想起
一句古谚:神仙不避凡人。想必
这些龟要成精成仙了。满山的草木
靠一湖水画龙点睛,山间多余的云雾
总是担心落入湖中
没法再度起身。我愿意我是一只
修仙的乌龟,白天晒太阳、看风景
夜晚,与星星
月亮一起,沉入水里修炼

在八仙山遇佛肚竹

八仙山有没有神仙
我不知道
在八仙山拐角处,真撞到了佛
那是一处竹园,鼓鼓囊囊
竹节短促圆润,类似一个个佛珠佛肚
在园中滚动、拔节。旁边
石头围成一个小水坑,四周芭蕉
葵叶履地,远看像一圈莲花
佛肚竹林错落、跌宕,挽了一池春水
在莲叶间荡漾,偶有倾斜、溢出
又一脸淡然、从容。竹影
携了仙山清风,正与路人取景、交谈
我先咔嚓,取走一窝佛肚竹
然后,将一串佛珠捻动,合掌
留在照片的背景中

一棵空树

树干掏空,树芯腐朽、溃烂
一棵树,正在失去
时间的指针。靠树皮、与一个空壳支撑
神仙一样活在空气里
未有倒下。生命像是绕开了
雨水、土壤,隐蔽于某个秘境
通过另一条甬道转移。一棵树的空城计
唱得好逼真,一路质疑、一路喘息
它似已得道成仙
仍倔强地,曝出了细细的枝叶
一棵枯树侥幸死里逃生
不知城中有没有埋伏,八仙山所有树木
皆已揭竿而起,我独放不下这棵
摇摇欲坠
兀立于风中的空树



行走

走进围头村

鞠伟民

春色明媚,风柔气爽。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在波光粼粼的海水环拥下,与金门岛遥遥相望,一水中分,两岸同暖。

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的党建活动在这里举行。步入围头村,迎面一座极具闽南特色的飞檐红砖墙上赫然刻着“海峡第一村”,标示着这个当年的小渔村已成为两岸交流的经典村落。

围头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洪水平热情接待了我们。一个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委,出乎意料,也彰显出该村的红色基因和历史传承。“八二三”炮战让围头村威震四方,久负盛名。

1958年8月23日傍晚,驻守在该村的我海军岸炮部队与沿海各炮群万炮齐发,顿时金门岛硝烟四起、炮声隆隆,“金门炮战”打响了。在这场炮战中,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壮烈牺牲,他的炮位就在围头村。

在村头的毓秀楼,富有东南亚建筑风格的菲律宾番仔楼曾是炮战时我海军炮连的指挥部,至今保留着弹洞与残窗,足可见炮战的惨烈。

洪水平书记清瘦黝黑,一副海边人豪爽干练的模样,沉稳的音调透着浓浓的晋江口音。他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八二三”炮战海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和围头村民配合炮战的奉献故事。他虽然没当过兵,可担任过民兵营长,有兵味,他的父母和长辈在“八二三”炮战中都是支前的模范,各显身手。后来,两个姑姑还改了名,一个叫奇志,一个叫爱武,取自毛泽东主席的著名诗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一时成为佳话。

曾经在炮战中一个人扛起两颗炮弹、被誉为“战地小老虎”的洪建财老人,今年83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聊起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眼睛放光,激情澎湃。安业民同志负重伤后,是他和几位战士将安业民扶上担架。说到安业民牺牲,老人心情依然沉重。不久前,安业民烈士的亲属还从辽宁老家来到围头村,与老人见面。这位“小老虎”,后来当上了民兵营长,先后两次荣立二等功,进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见过毛主席;建军80周年,又作为福建省唯一的民兵代表,参加英模大会。这是位令人尊敬的老英雄,我和老人在“海峡第一村”的红墙前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炮战过去65年,围头村今非昔比,一片繁荣景象。乡村振兴,安居乐业,面貌焕然一新。按洪水平书记的说法,怎么也不能比对岸的乡村差。我去过台湾多次,见识过台湾的乡村,我敢说,围头村现在的环境建设和精神文明风貌,绝对胜过对岸的许多乡村。过去是围头村的女孩嫁到台湾,现在是台湾的女孩嫁到围头。“战火变焰火,冤家变亲家,炮台变舞台”就是真实的写照。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围头村的组织架构建设和红色旅游开发,村里有党群服务大厅,有村史馆,有文化长廊,有极具特色的乡规民约,有哨所化的网格层次,还有许多战地观光景点,有安业民烈士雕像,还完整保留了炮台、碉堡、坑道、掩体等,这样完整的乡村建设规划,国内少有,非常值得一看。

当然,海边的围头村少不了鲜美可口的各种生猛海产和当地小吃,这是我等老饕的最爱。

围头村,我喜欢。有诗为证:

风和日暖走围头,炮战烟云忆沉钩。
断壁花开春色好,江天欲览上高楼。

开卷

重返名著

徐建平

前几天,学校的“五彩童年·书香流韵”主题读书节拉开帷幕。其实,刚看到活动方案时,我是持反对态度的——学校就是每天读书的地方,没有读书的地方还叫学校?为何还要开展读书节呢?后来同事说,校运会刚结束,校园沸腾成欢乐的海洋,学生一直处在兴奋中,心静不下来,读书是最快能让学生静下来的办法——一举两得,有道理。

那要读什么书呢?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阅读经典名著,一定是多数人的选项。名著的影响力持久,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流传,历久弥新。西班牙人说:“即使我们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堂·吉诃德》。”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名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远的骄傲。

一个人与名著的相遇或迟或早,或深或浅,在学校的图书馆、班级的图书角等地方,我都能看见各种版本的名著。我有时也与学生交流,有的学生谈起名著便会口若悬河、神采飞扬,也有一部分学生只读了皮毛,“不求甚解”。

对此,我倒是淡然处之。因为要深入了解名著的精髓,需要一定的阅历和积淀。年龄不同、积淀不同,哪怕是读同一本书,其层次也可能有所不同。我曾在图书馆里看见一位尽责的母亲,一手拿棍子,一手拿手机,守着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让他读《红楼梦》。而孩子,把书竖着,遮住母亲的视线,眼睛四处游移,与母亲斗智斗勇。那个场景,令人无奈又好笑。

许多人说,一生中最适合阅读名著的时期应该是在壮年之后。中年人丰富的阅历有助于解析名著深沉的内核和丰富的表达手法,收获自然不一样。不同年龄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定能读出不一样的人生况味。

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要等到中年才去研读名著。实际上像我一样的大部分人一到中年,俗务缠身,时间、精力有限,阅读成了问题。所以,当我面对日渐披上厚厚尘埃的书架,面对曾经梦寐以求的名著依然崭新地嵌在书丛之中时,心里只能徒唤无奈。除了主人公、故事梗概和沿用已久的评价,我似乎很少谈得上自身独特的理解和阅读时产生的共鸣与震撼。

这是一个快餐文化流行的时代,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给人颠覆性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浅尝辄止和碎片化的阅读渐成习惯。每个人完全有理由拒绝阅读经典名著的晦涩和枯燥。不提砖头般厚的小说,就是万字左右的严肃文章,也未必能静心、耐心地看完。许多经典名著就在指尖与屏幕的接触中,一闪而过,难留痕迹。“读书难卒卷,下笔就走神”成了普遍浮躁的心态。纸质经典文学作品要与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取巧的电子产品和软件争夺地盘,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才觉得有重返名著的必要。名著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是构筑人的灵魂大厦的基石——“你的气质里含着你看过的书、走过的路”。所以,每每家长问我,如何引导孩子在浩如烟海的书海里进行艰难阅读时,我总毫不犹豫地说——重返名著,让孩子们氤氲着名著长大,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名著温度常在、魅力常永——它就像故乡,有习惯,有回忆,能轻易穿过尘世的喧嚣,直抵内心的宁静。

感悟

人过四十,再看《东邪西毒》

张百隐

初听不知词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万丈红尘,三千流水,很多道理,很多参悟,不是天生的智慧和青春的热血就能打通的任督二脉。它是生命岁月的累积与沉淀,是对自己每一寸心的阅读、每一段路的丈量。当自己与世界相互角力下的伤痕累累,最后结成坚硬的痂时,也就看见了自己,看见了现实。

一天晚上,心血来潮,再度刷看了《东邪西毒》,我才发现,这是人过四十后,重新撕裂和拼凑的阵痛。它和我之前的所有观感有显著的偏差甚至抵触,那个曾经快意恩仇、英雄相惜、红颜相许的武侠世界,如今却架构了成人世界狼奔豕突的尘世羁旅。芳草萋萋,天边这一抹斜阳到底染红了谁的人家,生锈了哪一把剑锋。

只有袅袅炊烟,荆衣布钗。了断了新仇旧恨,恩怨纠葛。

人到四十,《东邪西毒》的苦心经营才昭然若揭,披着武侠外衣的故事,就是中年人的迷茫与困顿、清醒与冷眼。如果之前的青春年岁,是人生经过了世界,而现在是世界走进了人生,我们来不及防备,只能匆匆应战。

黄药师送给欧阳锋一坛醉生梦死的酒。他说,我们之所以烦恼,是因为记忆太好,酒醉之后,所有记忆一笔勾销。黄药师是忘得彻底了,可欧阳锋记得更牢,他从一场失败的爱情中迁徙而来。黄沙漫天,驼铃悠远,经营一家专门解决麻烦的客栈,破旧的店招旗迎风飘扬,肃杀而萧瑟。欧阳锋时常驻足寻思,每一场买卖,待价而沽的都是他的历历往事。他对黄药师说,哪有醉生梦死的酒,你越想忘掉的就越忘不掉。盲剑客,一个孤独的浪人。他接洽欧阳锋,只是没有盘缠。他想在天黑之前赶到家乡,看一看家乡的桃花,还有,已经变心的女人。他说,天黑了,他就失明。没想到,他没来得及看见桃花,却看到自己凌厉的鲜血,汩汩流出。洪七曾经为了一个鸡蛋,大战马贼,为一位未曾谋面的村姑报仇,最后付出一个手指头的代价。他对欧阳锋说,也许对你来说,一个女人的身体比一个鸡蛋值钱,但对于我来说,我可以为一个鸡蛋打抱不平。

慕容燕和慕容嫣是不同身份的同一个人。他们和黄药师的情感纠葛,酿成深入骨髓的恨,同时也是痛彻心扉的爱。嫉妒是痛苦的根源。慕容,是一个沉重而光荣的姓氏,这个分支于白山黑水的鲜卑族群,始终为名所累、为情所困,不像拓跋、宇文、乌发等鲜卑兄弟那般果决痛快。在历史中,拓跋成就北魏王朝,宇文成就北周的王室,东躲西藏的燕国慕容,昙花一现般出现,留下一串沉重的蹙音。在色彩浓烈的画布里,我看到中年人一场场无力起舞的戏。

《东邪西毒》是一组中年人的群像。

欧阳锋是隐忍不发的中年人,藏着看似云淡风轻却无力回天的故事;黄药师是个走投无路的中年人,他在人生的每个路口丢失方向;洪七公则是个认死理的人,认为对的就去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盲剑客,满身疲惫,于是他想到回家,回家是救赎,回家是和解;慕容燕和慕容嫣,则是一场纠缠。尘世间,乱花渐欲迷人眼,他们挥刀了断,斩断眼前的苟且,斩不断身后的欲望。王家卫的每一帧镜头都百步穿杨,直击中年人的胸膛,满身尴尬。

我在每个人物演绎里都看到自己,看到周遭的人,看到每一场华丽而颓废的诉说。人过中年,我们自己已经不是自己的,我们每天胼手胝足的不仅仅是柴米油盐。一个父亲,他告诉他的儿女,他说他累了,想休息一下。当一个搬砖的机会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卷起裤管全情投入。此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温饱,而是更多嗷嗷待哺的责任。当他咽下馒头的刹那,偶尔还有加点咸咸的泪水。就在前些天,我开车经过限速八十且空无一人的马路。我小心翼翼地将指针指向六十。我跟妻子说,如果倒退十年,我可以开到九十。确实,这三十公里的差距,就是这二三十年的岁月。每次分发工资时,我总会把每一块钱数好,像电影里的洪七,因为我们都明白,肚子很快就会饿了。人过四十,濒临中年,我们懂很多道理、看透很多迷雾,可就是迈不过纠结与恐惧的局限性。

我们天真地以为,放下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动作。可《东邪西毒》告诉我们,这是在自欺欺人。当洪七公和盲剑客举世无双的武功却换不回一餐温饱时,当欧阳锋和黄药师远走天涯却绕不过自己那座心坎时,我才知道,人过四十,人到中年,我们看淡一切,我们更需要这一切。

很多事情,看懂看透,于事无补。有的时候身为曲中人还不如初听曲中意来得洒脱。或许人到中年,迎来所谓的与世界和解,不过是新一轮对峙的开始。

人到中年,如何做到,人淡如茶?

在钱仓,酿一场春雨

芷菡

把春天搬回家
小村庄打开了钱仓
梦想与念想立起丰盈的翅膀
一抹砖红嵌入记忆
牡丹、梅花、莲花,动了春色
凹凸不平的轨迹,阳光进出自如

走在长巷的春姑娘
乡音叩窗,屋内的诗词醒着
研墨、挥毫,浴血,指点江山
曾是当年意气方刚少年郎
唯有墙上斑驳的文字
模糊了永和乡人的泪眼

飞鸟掠过,红砖、青石围成烟火
闪烁在梦中的火焰,永不熄灭
何时再枕着故土的脉搏
酿一场春雨,听屋檐
哗,哗——
滴水兽呼喊的声音